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歧路燈
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擊酒評知己 惠人也抱子納妻言

話說孔耘軒與諸友送的惠、譚師弟歸去，程嵩淑向張類村道：「類老，咱回去再坐坐罷？」孔耘軒道：「正好。」一同回來，進了客廳。程嵩淑道：「我也要掉句文哩，耘老聽著，竟是洗盥更酌，澆澆我的塊壘，強似那『羯鼓解穢』。孔耘軒道：「我知道程兄酒興尚高，原就想請回來再吃幾杯兒。」因命弟續經另續殘酌，又揩抹桌面，點起蠟燭，重新整上酒來。張類村道：「我陪茶罷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類老，你先說古人樽酒論文，原是佳事，但座間夾上一個俗物蠢貨，倒不如說閒散話兒。你看老惠那個腔兒，滿口都是『誠意正心』豈不厭惡煞人。」張類村道：「論他說的卻也都是正經話。」程嵩淑道：

「誰說他說的不正經了？朱子雲，舍卻誠意正心四字，更無他言。這四個字原是聖學命脈，但不許此等人說耳。我先是一來為是譚學生現今的業師，耘老特請的客；二來我怕犯了名士罵座的惡道，不然我就支不住了。」孔耘軒道：「誠意正心許程朱說，不許我們說；許我們心裡說，不許我們嘴裡說；許我們教子弟說，不許對妻妾說。誠意正心本來無形，那得有聲。

惠老是畫匠，如醫書上會畫那莫見乎隱、莫顯乎微的心肝葉兒。」程嵩淑笑道：「你先也只怕後悔錯請下我這陪客？」孔耘軒道：「請譚親家哩先生，豈有不請三位之理。就妻潛齋在家，今日也要請的。咱們豈能忘孝移於泉下。」說罷，三人都覺惘然。

卻說程嵩淑因孔耘軒說到妻潛齋，便說道：「這潛老才是正經理學。你聽他說話，都是布帛菽粟之言，你到他家滿院都是些飲食教誨之氣，所以他弟兄們一刻也離不得，子姪皆恂恂有規矩。自己中了進士，兒子也發了，父子兩個有一點俗氣否？」

即如昨日我的東鄰從河間府來，路過館陶，我問他到館陶衙門不曾？他說：『與妻潛齋素無相交，惹做官的厭惡，如何好往他衙門裡去？』因問潛齋政聲何如，敵鄰居說：『滿館陶境內個個都是念佛的，連孩子、老婆都是說青天老爺。』無論咱知交們有光彩，也是咱合祥符一個大端人。二公試想，咱們相處二十多年，潛老有一句理學話不曾？他做的事兒，有一宗不理學麼？偏是那肯講理學的，做窮秀才時，偏偏的只一樣兒不會治家；即令僥倖個科目，偏偏的只一樣兒單講升官發財。所以見了這一號人，腦子都會疼痛起來。更可厭者，他說的不出於孔孟，就出於程朱，其實口裡說，心裡卻不省的。他靠住大門樓子吃飯，竟是經書中一個城狐社鼠！」張類村道：「嵩老說不會治家，其實善分家；不會做官，卻極想升官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這還是好的。更有一等，理學嘴銀錢心，擱住印把時一心直是想錢，把書香變成銅臭。好不恨人。」眾人不覺哄堂軒渠大笑起來。程嵩淑酒性才高，豪氣益壯，又說道：「數人相交，原可以當得起朋友二字。但咱三人之所以不及潛老者，我一發說明：類老慈祥處多斷制處少，耘老沖和處多稜角處少，我便亢爽處多周密處少。即如孝移兄在日，嚴正處多圓融處少。惟妻兄有咱四人之所長，無咱四人之所短。城內死了一個益友，又走了一個益友，竟是少了半個天，好不令人氣短。」

孔耘軒道：「改日相約，竟往館陶看看妻兄去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咱就來年定個日期，離咱祥符也不甚遠。」程嵩淑笑道：

「到他衙門，先說俺們是來看你的，不是來打抽豐的。臨時時每人四兩盤費，少了不依，多了不要。咱們開個我不傷廉，他不傷惠的正經風氣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嵩老講了一場理學，可謂允當。但咱祥符城中還有一個大理學，偏偏遺卻。」程嵩淑道：「誰呢？」孔耘軒道：「請再想想。」程嵩淑把臉仰著道：「我竟是再不想不來。」孔耘軒道：「我說出來二公俱要服倒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說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可是誰呢，妻潛齋令兄。」程嵩淑連點頭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這個理學卻一發不認得字。」張類村道：「也難得這位老哥，只是一個真字，把一個人家竟做得火線生光的昌熾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那些假道學的，動動就把自己一個人家弄得四又五片，若見了這位老哥豈不羞死。尚恐他還不知羞哩。」

三人豪談未已，各家燈籠來接。張正心攬著伯父，程嵩淑亦起了身，孔耘軒兄弟相送出門，分路而去。

不是東漢標榜，不是晉人清談，

三復這個真字，勝讀格言萬函。

且再說本日傍晚，惠養民同徒弟坐車而歸。到衙口下的車來，譚紹聞自回家去。惠養民提了一包果子，進了南院。口中便叫道：「三才呢。」繼室滑氏把孩子放下懷來，說道：

「你爹叫你哩，你看提那是啥。」惠養民一手扯著，到房內坐下。解開包兒，給了兩個酥油餅兒。滑氏捧過一杯茶來，說道：

「你進城來，每日大酒大席，卻叫我在家熬米湯配咸菜吃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明早就割肉，買雞子。」滑氏道：「還得我去做，做成時大家吃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適才過十字口，在車上坐著，看見熟食案子擺出街來，有好幾份子，燒雞、燒鴨、燒鶉、豬蹄、肥腸都有。你要吃什麼，叫兩儀買去。牀頭有現成的錢，那是西院送來買菜錢；就不許買肉麼？」滑氏道：「兩儀今日他伯叫的走了，說菜園裡栽蔥哩。我正要說你哩，適才你進門來就叫三才兒，說起買東西，你才想起兩儀來，這可是你偏心麼，可不是我把你的前窩兒子丟在九霄雲外。我所以不想在家裡住，他大母眼兒上眼兒下，只像我待兩儀有些歪心腸一樣，氣得我沒法兒，我說不出口來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你何嘗偏心，我看著哩。」滑氏道：「偏心不偏心也不消說他。你去街裡買些東西，現成有西院送的酒，不是我口饞，也要篩盅酒兒，吃著商量句話兒。趁兩儀不在家一不是避著他吃東西，他大了，怕翻嘴舌的，我又落不是。」惠養民道：「這行不得。我是一個先生，怎好上街頭買東西呢？」滑氏道：「你罷麼！你那聖人，在人家眼前聖人罷，休在我跟前聖人；你那不聖人處，再沒有我知道的清。你想咱在鄉里沒錢買東西，就是買的來，也人多吃不著。如今這錢都是你教學掙的，我吃些也不妨，也不枉我嫁你一場。要不為這，我嫁你這秀才圖啥哩，圖你比我大十幾歲麼？我跟你進城來圖啥哩，圖給你磨飯的老婆子麼？」惠養民笑道：「等黑了，街上認不清人時，我去給你買去，何如？」滑氏道：「再遲一會月亮大明起來也認清了，不如趁此月兒未出，倒還黑些。你去罷。」於是向牀頭取出二百錢，遞與惠養民。

惠養民接錢在手，提了一個籃兒，又襯上一條手巾，出的衙衙，徑上十字口來。檢個小孩子守的案子，也不敢十分爭執價錢，買了一籃子回來。

滑氏一看，果然件件都有。說道：「我去廚下收拾，你抱著三才兒。休叫他睡，叫他也吃些。」惠養民道：「知道。」滑氏進廚房洗手，將熟食撕了幾盤子，熱了一壺酒來。惠養民抱的三才早已睡熟，滑氏道：「仰孩子也吃些，怎的叫他睡了？」

惠養民道：「小孩子家，才吃了兩個果子，不敢再吃腥葷東西。睡了倒好。」滑氏道：「你就抱著他睡，我與你斟酒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白日酒已夠了。」滑氏道：「我一個怎的吃？」於是斟了兩盅一盅放在丈夫面前，一盅自放面前，各人呷了一兩口，動起箸來，惠養民酣飽之後，也不敢多嗜，滑氏吃了些兒。惠養民道：「該與兩儀留些兒。」滑氏道：「你不說我忘不了，廚下我留著哩。」惠養民不再言語。

滑氏吃了兩三盅，又與丈夫斟了一盅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對你說，你休惱我，我也知道你不惱、我也不怕你惱。咱與他伯分了罷？」惠養民笑道：「你說這話是何因由？」滑氏道：「我是怕將來日子過不行，」因指著惠養民抱的三才兒，「孩子們跟著受苦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哥一向極好，豈可言分？」滑氏道：「他伯也還罷了，他大母各不住人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嫂也是個老實人，有啥不好呢？」滑氏道：「你這男人家，多在外少在家，像我受了屈，想對你說，又怕落人輕嘴。只等憋的急了，才說出來。他大母實不是良善人，你可知道，你那前頭媳婦子，是怎死哩？」惠養民道：「害病死哩，有什麼意思？」滑氏道：「害哩是啥病？你且再想，像那賢慧有氣性的就會死，像我這不賢慧的糊塗蟲就死不成。所以年內孔家到咱家說學時，我一力攆掇，攜着就教成，不攜着就教不成，原是我怕他大母的意思。你還在鼓裡裝著哩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你說這也有點傍墨兒。但只是咱欠人家四十多兩行息銀子，俱是我埋前頭的帶娶你花消哩。咱哥地裡一回，園裡一回，黑汗白汗掙個不足，才還了一半，還欠人家二十五兩。你那時不該叫你公公少要些。」滑氏道：「那天殺的，恨不得把我賣個富貴哩。那時東鄉里有個主，比我大一歲，只出十六兩，我貪戀你是個

前程人，情願抬身到咱家。那天殺的，跟俺小叔子賊短命的，就趁著你的歲數大，只是爭價錢。偏你也就娶哩熟，你若放鬆一點兒，只怕二十兩，他也依了。再遲遲，我就要當官自主婚嫁哩，他爺兒兩個都是沒膽的，怕見官。你是性急，多費了二十來兩，你怎能怨的別人？究起來，我帶的兩大包衣裳，也夠十兩開外哩。你只說這兩包衣裳，你拿出當票子算算，你當夠七八串錢沒有？」惠養民道：「到底分不成。我現居著一步前程，外邊也有個聲名，若一分家，把我一向的聲名都壞了。人家說我才喘過一點兒氣來，就把哥分了。」滑氏道：「聲名？聲名中屁用！將來孩子們叫爺叫奶奶要飯吃，你那聲名還把後輩子孫累住哩。你想他伯家，就是一元兒一個，卻有兩三個閨女。兩儀、三才是兩個，現今我身上又大不便宜，至晚不過麥頭裡。一頃多地，四五畝園子，也沒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，一元兒獨自一半子，咱家幾個才一半子，將來不討飯還會怎的？」

你如今抱著三才兒你親哩，到明日討飯吃，你就不親了。你現今比我大十四五歲，就是你不見，我將來是一定見哩。我總不依你不分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扭著鼻子，脖子一逗一逗哭將起來。」憑你怎的，我是一定要把這二十多兩學課，給孩子留個後手，也是我嫁你一場，孩子們投娘奔大一遭兒。要是只顧你那聲名，難說我守節不嫁，就沒個聲名麼？像俺莊上東頭鄧家寡婦守了三十年節，立那牌坊摩著天，多少親鄰去賀。難說我沒見麼？」哭的高興，肚裡又有了半壺酒，一發放聲大嚎起來，聲聲只哭道：「我——那——親——娘——哇，後——悔——死——了——我——呀！」惠養民發急了，只說道：「你休哭，我有主意，誰說一定不分哩。」這正是：只緣花底鶯鳴巧，致今天邊雁陣分；

況是一聲獅子吼，同胞恩誼淡秋云。

可憐惠養民聽的不是鶯鳴，乃是獅吼。這個每日講理學的先生，竟把那手足之情，有些兒裂了疊。

又有詩云：

從古淚盈女子腮，鮫人無故捧珠來，

總緣悍妒多奇想，少不稱心怒變哀。